

引文格式: 陈弘志, 王文烂.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乡村旅游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3, 17(2): 88-95. DOI: 10.12371/j.ynau(s).202210047.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乡村旅游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陈弘志, 王文烂*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可持续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永续发展的基石, 对家庭生计抉择的影响至关重要。为促进农户广泛参与乡村旅游发展, 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并改善生计策略,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 以福建金牌旅游村为研究区域, 构建符合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 厘清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 (1)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制度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中都存在对农户参与行为影响显著且负向的指标; (3) 心理资本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决策。最后提出提升人力资本、扩展农业功能、增强社会资本和培养心理资本等建议。

关键词: 可持续生计资本; 乡村旅游; 农户参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 F 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2023)02-0088-08

Influenc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Rural Tourism

CHEN Hongzhi, WANG Wenl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ital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livelihoods, and has a crucial impact on household livelihood choices. In order to promote farmer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crease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is paper took Fujian Gold Tourism Village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constructed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Fujian;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human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2)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were the indicator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3)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positively influenc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expand agricultural functions, enhance social capital, and cultivate psychological capital.

Keywor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ital; rural tourism; farmer participation behavior

收稿日期: 2022-10-18

修回日期: 2022-11-25

作者简介: 陈弘志(1995—), 男, 福建福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业农村发展研究。

* 通信作者: 王文烂(1970—), 男, 福建福州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森林资源管理、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等研究。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强调要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福建省牢记嘱托,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始终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建设旅游强省,打造既有肌体之美又有灵魂之美的金牌旅游村,鼓励农民参与到乡村旅游建设中来。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同样也是乡村旅游发展中必不可少の中坚力量,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并调动其主动性,是党中央对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部署,这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发展的乡村旅游,并未真正重视乡村旅游中农户参与的因素,许多地方存在着当地农户难以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融合的问题。其本质是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存在困难、参与程度参差等问题凸显,导致乡村旅游产业与人发生脱节,只有部分农户能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益,这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乡村旅游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发挥。

因此,为使乡村旅游产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并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必须对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户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可持续旅游生计分析框架,综合考虑研究背景的地域特征,构建福建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分解当前农户生计资本的层次与结构,并寻找影响农户行为的关键因子,以期提升农户乡村旅游参与度和自身能力,优化农户生计策略,使之都能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益,并为促进福建省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也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提供科学依据。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人们将“发展”的目光延续至“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不断延伸至各个领域。农户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学界热议,其本质与生计问题密不可分。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国外对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源于生计脱贫研究,致力于寻找制约贫困农户生计的影响因素,厘清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1],找到可持续生计的脱贫路径^[2]。在后续的研究中派出更加精准的分支和方向,其中有关旅游因素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也逐渐羽翼丰满。发现在旅游发展

背景下,旅游因素会对农户生计资本和多样化生计策略产生重要影响^[3]，“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4]。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中可持续生计资本是分析的重点,而生计策略是最终的落脚点^[5],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研究是紧密联系的。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我国学者发现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发生变化^[6],生计资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已重组^[7]。多数学者将农户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作为分析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8],从农户当前可持续生计资本禀赋入手,实现农户生计策略的动因研究。

关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1)以可持续生计框架(SLA)为依据的研究,将生计资本确定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类。我国学者运用这五类生计资本构建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9],测度农户生计资本^[10],并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可持续生计^[7]和对人们旅游参与的影响^[11]等,提出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的对策建议^[12]。(2)以可持续旅游生计分析框架为依据的研究。Shen等学者对DFID框架进行了修正,尝试将旅游与可持续生计更加紧密地联结,提出了可持续旅游生计分析框架(SLFT)^[13],融合“经济资本”,新增“制度资本”^[14]。我国其他学者则对SLA框架进行修正,从“认知资本”^[15]“区位因素”^[16]等维度对生计资本进行测度,然后进行动因研究。

综上,国外对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旨在寻找脱贫因子,厘清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主要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算并将其作为动因,研究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作用,但国际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还有待验证,可持续生计资本的构成也有待丰富和拓展。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验证可持续生计研究在乡村旅游领域中的现实意义。归纳并丰富可持续生计资本的测量维度和构成,以福建省为研究区域,根据福建省金牌旅游村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并基于微观数据采用二元、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讨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决策和程度的不同影响,剖析各项生计资本在其间发挥的作用,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

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SLA) 国际认可度较高^[1], 在此基础上 Shen 等^[13]对 DFID 框架进行修正, 提出可持续旅游生计分析框架 (SLFT)。基于前人研究框架并结合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依据“社会人”假设, 从心理层面分析农户的行为选择^[17]。该维度测量了农户主观层面的资本情况, 使得可持续旅游生计资本的测量更为全面 (图 1), 以此构建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 (表 1)。

结合前人对可持续生计资本量化指标的研究和福建省五个金牌旅游村的实际情况, 最终选取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制度资本和心理资本作为二级指标, 选取家庭成年劳动力数等 18 个三级指标构建福建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分别为: 将“家庭成年劳动力数”^[18]“掌握的旅游相关技能”“是否受过旅游技能培训”^[19]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选择“遇到风险时能助您的人数”^[19]“是否有家人亲戚担任村干部”^[11]“参与社区组织的频率”^[20]测度社会资本。选取“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家庭与景区距离”^[11]测度自然资本; 将“住房总面积”“家庭年总收入”“现金借贷能力”^[21]作为经济资本的测量指标。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 本文认为制度资本应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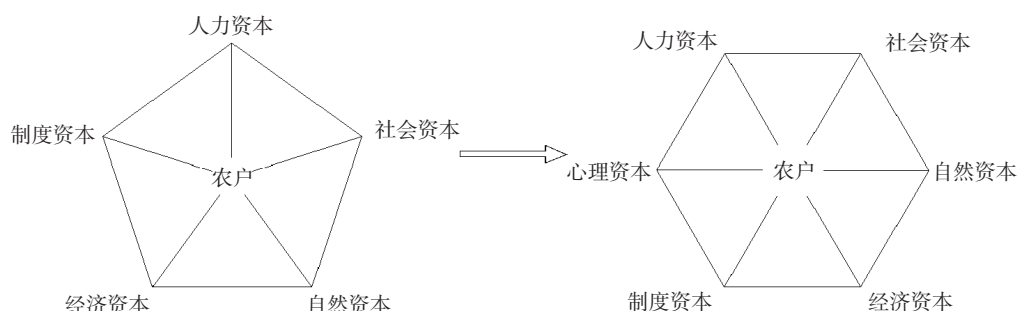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资本结构改进

表 1 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

解释变量	测量指标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H_1 家庭成年劳动力数	所有家庭成年劳动力之和	3.81	1.921
	H_2 旅游技能等级	不具备=1; 简单技能=2; 中等技能=3; 高等技能=4	2.32	1.301
	H_3 旅游技能培训	是否受过旅游技能培训: 是=1; 否=0	0.35	0.479
社会资本	S_1 风险支持度	有风险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0人=1; 1~3人=2; 4~6人=3; 7~10人=4; 10人以上=5	3.02	1.207
	S_2 家庭社会关系	是否有家人亲戚担任村干部: 有=1; 无=0	0.28	0.449
	S_3 参与社区组织频率	Likert scale	2.97	0.948
自然资本	N_1 耕地面积/667 m ²	实际调查数据	5.0223	10.92205
	N_2 耕地质量如何	Likert scale	2.93	0.784
	N_3 家庭区位优势/km	$\leq 1=5$; $>1 \sim \leq 2=4$; $>2 \sim \leq 3=3$; $>3 \sim \leq 4=2$; $>4=1$	3.58	1.497
经济资本	E_1 住房总面积/m ²	实际调查数据	270.35	111.713
	E_2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 3 万=1; $>3 \sim \leq 5=2$; $>5 \sim \leq 8=3$; $>8 \sim \leq 10=4$; $>10=5$	3.71	1.011
	E_3 现金借贷能力	Likert scale	3.88	1.051
制度资本	I_1 决策机会		0.34	0.474
	I_2 投资机会	有=1; 无=0	0.60	0.491
	I_3 利益分配机会		0.49	0.500
心理资本	P_1 发展自信度		4.05	0.994
	P_2 接待意愿度	Likert scale	3.98	1.154
	P_3 社会信任度		3.91	1.087

重农户如何将政策制度变现,从制度中获利。故本文采用“参与乡村旅游决策的机会”“参与乡村旅游投资的机会”“参与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的机会”来测量农户的制度资本^[15]。社会信任度与心理认知之间的强关联性已被证实,故应将“社会信任度”^[16]纳入“心理资本”的维度更为合适。又选取“发展自信度”^[22]、农户家庭对游客的“接待意愿度”^[23]作为测量心理资本的重要指标。

三、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及变量定义

首先探索可持续生计资本对乡村旅游中农户参与决策的影响效应,而因变量农户参与决策则采取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属于二元分类变量,即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和不参与旅游生计活动两种行为;自变量为可持续生计资本,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制度资本、心理资本。

1.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一般形式如式(1)所示。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cdots + \beta_i X_i + \varepsilon \quad (1)$$

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有2种结果,即事件发生用1表示,没有发生用0表示。在本研究中,若农户参与决策发生,即农户从乡村旅游中获得收益,则取值1,反之取值0; X_i ($i=1, 2, \cdots, m$)是影响农户参与决策的因素即各项可持续生计资本。 β_i ($i=1, 2, \cdots, n$)为回归系数, β_0 表示常数项, ε 为随机误差。 p 为农户参与决策发生的概率。

2.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继续探讨可持续生计资本对乡村旅游中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因变量为农户家庭年旅游纯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比重,将其分为四类等级,故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即“0”为非旅型,“ $>0 \sim <50\%$ ”为兼旅型,“ $\geq 50\% \sim <80\%$ ”为旅兼型,“ $\geq 80\%$ ”为专旅型,与之对应的数值分别是1、2、3、4。自变量为可持续生计资本,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制度资本、心理资本。参考计量经济学方法,选择有序 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公式如式(2):

$$\text{Logit}(P_j) = \ln \frac{P(Y \leq j)}{P(Y \geq j+1)} = \alpha_j + \beta X \quad (2)$$

式(2)中: $P_j = P(Y = j)$, $j=1, 2, 3, 4$,表示农户参与程度是 j 级别时的概率; X 表示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即可持续生计资本各项因素), β 是一组与 X 对应的回归系数, α_j 是模型的截距。

(二) 变量选择

将可持续生计资本的18个三级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表2),重点分析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行为的不同影响作用。又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和家庭主要决策者受教育程度;村庄特征选用“交通通达度”来反映区域地理位置优劣;政策因素选用“是否有乡村旅游政策补贴”来甄别乡村旅游补贴的有效作用。

(三)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福建省旨在建设旅游强省,福建乡村旅游的发展依托于金牌旅游村的宣传打造,金牌旅游村的建设发展体现了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新成效,并有效提升福建乡村旅游的整体效益,本文最终选取2019年福建省首发金牌旅游村(林畚村、桂峰村、后垅村、月洲村、北港村)作为调研区域,五个金牌旅游村的分布符合了福建省地势走向,从西北至东南、从山区到沿海大致呈一条直线分布,涵盖了福建省不同地域的资源特色,不仅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福建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还能突出反映福建省地域和人文差异情况,是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调研团队2021年3—12月多次前往五个金牌旅游村进行为期20余天的田野调查,调研采用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结合电话访谈等方式,根据随机抽样法对每个村进行100户随机访问,共发放511份问卷,访问镇村干部和农户共500余人,最终收集有效问卷492份,有效率为96%。问卷内容主要有村庄情况、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生计策略选择情况、家庭生计资本情况四个部分构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有效样本中,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有291户,占59.1%,不参与的有201户,占40.9%;其中男性受访者(63.2%)多于女性受访者(36.8%);40~4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比最大(30.9%);农

表 2 变量定义及基本情况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变量代码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参与行为	Y			
	参与决策	Y_1	是=1; 否=0	0.59	0.492
	参与程度	Y_2	0=1; >0 ~ ≤50%=2; >50% ~ ≤80%=3; >80%=4	2.19	1.174
关键解释变量	可持续生计资本	$H/S/N/E/I/P$	见表1		
控制变量	性别	X_1	男=1; 女=0	0.63	0.483
	年龄/岁	X_2	<30=1; ≥30 ~ <40=2; ≥40 ~ <50=3; ≥50 ~ <60=4; ≥60=5	2.57	1.134
	受教育程度	X_3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中专/高中=3; 大专/本科=4; 本科以上=5	2.73	0.844
	村庄特征	X_4	村庄交通通达度: 乡道可达=1; 县道可达=2; 省道可达=3; 国道可达=4; 高速公路可达=5	1.91	1.291
	政策因素	X_5	是否有乡村旅游政策补贴; 是=1; 否=0	0.42	0.495

户家庭主要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是初高中学历, 初中学历占 39.6%, 高中或中专学历占 35.6%; 有 65.4% 的旅游村交通通达情况不佳, 仅乡道可达; 有 42.5% 的农户得到过乡村旅游政策补贴, 57.5% 的农户未享受到补贴。不具备旅游技能的农户占 40.0%, 未接受过旅游技能培训的农户占 64.6%, 可知农户人力资本存在不足。62.0% 的农户认为遇到风险时有 3 人 (及以上) 能提供帮助, 27.8% 的农户中有家人亲戚担任村干部, 可见金牌旅游村中的农户社会关系良好; 农户参与社区组织频率并不高, 74.8% 的农户有时或极少参加社区组织甚至从不参与。农户实际耕地面积从 0.0067 ~ 10 hm² 不等, 耕地质量一般的居多 (63.8%)。家与景区距离在 1 km 以内的农户占 43.7%, 这些农户具有绝对地理区位优势; 农户家庭住房面积从 80 ~ 600 m² 不等, 98% 的农户家庭年总收入超 3 万元甚至部分农户超 10 万元; 66% 的农户认为借款较为简单甚至很简单, 综上可知样本中农户的经济资本情况较佳。有 60% 以上的农户认为没有机会参与乡村旅游决策, 50% 以上的农户认为没有机会参与乡村旅游利益分配, 40% 农户认为没有机会参与乡村旅游投资, 由此可知, 制度资本变现道阻且长。有 70.1% 的农户对于自家发展乡村旅游充满自信, 67.4% 的农户较为愿意乃至非常愿意接待乡村旅游游客, 74.4% 的农户对本村村干部、能人大户较为信任甚至非常信任。综上可见, 样本村农户的心理资本情况良好。

(二) 模型检验

(1)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情况和模型效果的检验: Hosmer-Lemeshow 检验结果

显著性为 0.615 大于 0.05, 说明该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事实, 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关系。-2 对数似然估计值为 232.704; Cox & Snell R² 为 0.585, Nagelkerke R² 为 0.789, 说明本研究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比较可信。

(2) 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纳入的自变量存在连续型变量, 也因为似然比检验结果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比 Pearson 卡方和偏差 (Deviance) 卡方检验结果稳健, 本文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选用似然比检验, 该检验的原假设是所有纳入自变量的系数为 0, $P(\text{Sig.}) < 0.001$, 说明至少一个变量系数不为 0, 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也就是模型整体有意义。整体检验结果为: -2 对数似然值为 664.876, 自由度 25, 显著性为 0.000 小于 0.001, 说明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模型整体有意义。伪 R² 检验结果用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的大小。该模型的伪 R² 在 0.490 ~ 0.783 之间, 表明自变量的解释率在 49.0% ~ 78.3% 之间。

(三) 个体特征、村庄特征和政策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 相较于农村男性, 更多农村女性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中, 乡村旅游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女性的就业问题。年龄 (X_2) 对农户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正向且显著, 年轻一辈参与度很低, 其因有可能是城市效应吸引农村青年, 致使乡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恶化。交通通达度 (X_4) 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正向且显著, 但对农户参与决策影响却是负向的, 可见交通便利乡村便于乡村旅游的深度发展; 而交通因

素负向影响农户决策的原因可能是交通便利地区的农户更易离乡就业。政策因素(X_5)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正向且显著,对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显著,可知乡村旅游补贴政策对于农户参与程度的激励效应影响显著,但对于非农户的吸引力还不够大,不能刺激农户改变参与决策。

(四)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

1.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制度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表3)

人力资本中农户家庭掌握的旅游相关技能(H_2)和是否受过旅游技能培训(H_3)这两项指标对农户参与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掌握高级旅游技能的农户在乡村旅游经营活动中容易获利,专业培训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尤为重要^[24]。人力资本三项指标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程度,其中两项(H_1 、 H_2)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可见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户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

经济资本三项指标都对农户参与决策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两项指标(E_2 、 E_3)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程度。家庭年总收入(E_2)对农户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家庭年总收入是家庭的基本保障,稳定、较高的现金收入能够使农户更有实力参与旅游投资;住房面积(E_1)和现金借贷能力(E_3)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结果显示两者都对农户参与产生显著影响。农户家庭经济资本越高,农户越有实力参与旅游经营活动^[25]。

制度资本对农户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但其中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投资机会(I_2)对农户参与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可见,只有显而易见地有机会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农户才更能主动参与积极参与。因此农户有机会参与乡村旅游投资并且能从乡村旅游发展中分享红利,会直接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行动力。但囿于发展的困境,金牌旅游村中部分农户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意识较差,且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农户想要通过制度资本变现还需要意识上的突破和改变。

2. 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中都存在对农户参与行为影响显著且负向的指标(表4)

社会资本中家庭社会关系(S_2)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在5%水平上负向且显著。因为能成为

村干部的乡村精英一般为家庭的顶梁柱,家中台柱被日常的村务分散了精力,当然在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上出现了负向影响,该现象在五个金牌旅游村中都有出现。风险支持度(S_1)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决策,当农户遇到风险时提供帮助的人数越多说明其社会关系越好,通过良好的社会关系维持生计和抵抗风险。

自然资本中三项指标都对农户参与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有两项指标(N_1 、 N_3)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显著。然而农户实际耕地面积(N_1)负向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26]。实际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相对较多,那么能够分散到旅游生产活动中资本就被削弱,从而导致农户旅游生计机会变小^[21]。耕地质量(N_2)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决策但却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程度,金牌旅游村中一些农业种植户通过经营观光种植园参与到乡村旅游中,由此可见耕地质量的优劣对其发展观光种植旅游业产生正向作用。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限制了传统型农户的参与程度^[25],而多数乡村旅游经营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不大^[6]。家庭区位优势(N_3)对农户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都为正向且显著,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7],其因是良好区位提供了视野、交通和人流量等优势。

3. 心理资本对农户参与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对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心理资本中农户对乡村旅游游客的接待意愿(P_2)在5%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决策。这与吴吉林等^[23]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农户家庭成员对游客的态度影响着该家庭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这是农户家庭心理资本的直观表现。还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起到了一定的心理保障的作用,使得农户能更加放心地参与到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经营活动中去。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关注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演变,从理论和实践上检验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制度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中都存在对农户参与行为影响显著且负向的指标;(3)心理资本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参

表 3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决策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B	S.E.	Wals	Sig.	Exp (B)
X_1	-0.024	0.402	0.004	0.952	0.976
X_2	0.417	0.170	6.037	0.014**	1.518
X_3	0.051	0.233	0.048	0.826	1.053
X_4	-0.079	0.225	0.124	0.725	0.924
X_5	0.485	0.379	1.642	0.200	1.624
H_1	0.068	0.088	0.590	0.442	1.070
H_2	0.893	0.209	18.356	0.000***	2.443
H_3	1.942	0.463	17.577	0.000***	6.972
S_1	0.328	0.195	2.825	0.093*	1.389
S_2	0.075	0.445	0.028	0.867	1.077
S_3	0.229	0.203	1.282	0.257	1.258
N_1	-0.195	0.046	17.918	0.000***	0.823
N_2	0.578	0.225	6.587	0.010**	1.783
N_3	0.390	0.148	6.936	0.008***	1.476
E_1	0.004	0.002	3.042	0.081*	1.004
E_2	0.636	0.214	8.794	0.003***	1.888
E_3	0.432	0.212	4.166	0.041**	1.540
I_1	0.475	0.410	1.343	0.246	1.608
I_2	0.598	0.403	2.201	0.138	1.818
I_3	0.498	0.439	1.285	0.257	1.645
P_1	0.062	0.207	0.090	0.765	1.064
P_2	0.381	0.174	4.808	0.028**	1.464
P_3	0.231	0.202	1.298	0.255	1.259
常量	-15.196	2.029	56.111	0.000	0.000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与决策。

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在五个金牌旅游村中，旅游经营技能的培训大多都停留在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所以应该对农户开展专业技能培训。（2）拓展农业功能，做优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农户生计有了更多的可选择性，这改变了仅以农业为生的生计选择局限，可这样的变化也导致了一些质量较好的自然资源被废弃和闲置。如果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做优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将具有当地特色的自然资源改造为乡村旅游特色景观^[28]，就能够将自然资本的价值延伸和扩大。（3）增强社会资本，加强交流合作。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为农户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全面增强农户的社会资本，需要发挥好

表 4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B	S.E.	Wals	Sig.
$[Y_2 = 1]$	11.410	1.542	54.743	0.000
$[Y_2 = 2]$	13.607	1.577	74.410	0.000
$[Y_2 = 3]$	16.379	1.676	95.492	0.000
X_1	-0.038	0.263	0.020	0.886
X_2	0.303	0.129	5.551	0.018**
X_3	0.152	0.149	1.035	0.309
X_4	0.236	0.127	3.474	0.062*
X_5	0.756	0.253	8.905	0.003***
H_1	0.179	0.061	8.520	0.004***
H_2	0.641	0.157	16.724	0.000***
H_3	0.742	0.298	6.188	0.013**
S_1	0.162	0.115	1.969	0.161
S_2	-0.610	0.265	5.297	0.021**
S_3	0.061	0.142	0.182	0.670
N_1	-0.166	0.032	27.733	0.000***
N_2	-0.016	0.165	0.009	0.924
N_3	0.190	0.115	2.727	0.099*
E_1	0.001	0.001	0.606	0.436
E_2	1.177	0.155	57.779	0.000***
E_3	0.297	0.154	3.724	0.054*
I_1	0.217	0.247	0.773	0.379
I_2	0.739	0.291	6.448	0.011**
I_3	0.366	0.294	1.553	0.213
P_1	0.032	0.160	0.040	0.841
P_2	0.114	0.140	0.662	0.416
P_3	0.108	0.142	0.578	0.447

农村社区的组织管理作用，加强情感联络；还需要农村合作组织也发挥好作用，增加经济合作；政府也应当发挥好纽带作用，将农户、社区和合作组织联结起来，为农户社会资本积累做好服务工作。（4）培养心理资本，提高参与意识。较高的心理资本能为农户提供心理保障作用。为增强农户心理资本以提高乡村旅游参与度，政府应当联合乡村精英帮助农户实现多渠道贷款；农村社区和经济合作组织也应为农户提供经济和情感上的帮助和支持，增加信任感。此外，应加大对乡村旅游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召开社区会议和村民会议，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有关乡村旅游的政策文件，以提高农户对乡村旅游的参与意识。

[参考文献]

- [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 London: DFID, 2001.
- [2] DING J, WANG Z, LIU Y, et al.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ponses to industry-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sustainable route out of poverty [J].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2020, 1(1): 68. DOI: [10.1016/j.regsus.2020.07.002](https://doi.org/10.1016/j.regsus.2020.07.002).
- [3] ZEMENU B, SAHIL R. Tourism as a pathway to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biosphere reserves, Ethiopi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81(1): 1. DOI: [10.1016/j.tourman.2020.104159](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20.104159).
- [4] SCOTT W H. Multi-functionality, juxtapos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entral Amazon: Will tourism contribute to rural livelihoods and save the rainforest?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44): 24. DOI: [10.1016/j.jrurstud.2015.12.009](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5.12.009).
- [5] 吴吉林.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研究: 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9.
- [6]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 DOI: [10.15957/j.cnki.jjdl.2014.12.026](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4.12.026).
- [7] 崔晓明, 陈佳, 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J]. *山地学报*, 2017, 35(1): 85.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199](https://doi.org/10.16089/j.cnki.1008-2786.000199).
- [8] 刘玲, 王朝举.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分析: 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的调研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2): 54. DOI: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8.02.011](https://doi.org/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8.02.011).
- [9] 毕兴, 张林, 栗海军, 等.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J]. *林业经济问题*, 2020, 40(5): 464. DOI: [10.16832/j.cnki.1005-9709.20190360](https://doi.org/10.16832/j.cnki.1005-9709.20190360).
- [10] 温馨, 陈佳, 邓梦麒, 等.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 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4): 250.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00430](https://doi.org/10.7621/cjarrp.1005-9121.20200430).
- [11] 丁慧敏, 马奔, 雷硕, 等. 可持续生计理论下的社区生态旅游参与分析: 以秦岭地区为例 [J]. *林业经济*, 2019, 41(5): 89. DOI: [10.13843/j.cnki.lyjj.2019.05.017](https://doi.org/10.13843/j.cnki.lyjj.2019.05.017).
- [12] 史玉丁, 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J]. *旅游学刊*, 2018, 33(2): 15.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02.007](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8.02.007).
- [13] SHEN F, HUGHEY K F D, SIMMONS D G. Connec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nd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08(15): 19. DOI: [10.1375/jhtm.15.19](https://doi.org/10.1375/jhtm.15.19).
- [14] 郭华, 杨玉香. 可持续乡村旅游生计研究综述 [J]. *旅游学刊*, 2020, 35(9): 13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9.007](https://doi.org/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9.007).
- [15] 刘玲, 舒伯阳, 马应心.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改进与应用 [J]. *东岳论丛*, 2019, 40(12): 127. DOI: [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9.12.015](https://doi.org/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9.12.015).
- [16] 吴吉林, 刘帅, 刘水良, 等. 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2020, 40(8): 1336.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8.013](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0.08.013).
- [17] 张衡.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D]. 兰州: 兰州财经大学, 2021.
- [18] 张朝辉. 生计资本对农户退耕参与决策的影响分析: 以西北S地区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4): 23. DOI: [10.13448/j.cnki.jalre.2019.101](https://doi.org/10.13448/j.cnki.jalre.2019.101).
- [19] 王新歌, 席建超. 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转型研究 [J]. *资源科学*, 2015, 37(12): 2404.
- [20] 张璐璐. 乡村旅游背景下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D].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18.
- [21] 刘玲. 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5): 725. DOI: [10.3969/j.issn.1005-8141.2018.05.02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8141.2018.05.025).
- [22] 李广东, 邱道持, 王利平, 等.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 渝西方山丘陵不同地带样点村的实证分析 [J]. *地理学报*, 2012, 67(4): 504. DOI: [10.11821/xb201204007](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7).
- [23] 吴吉林, 周春山, 谢文海.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J]. *地理科学*, 2018, 38(5): 755. DOI: [10.13249/j.cnki.sgs.2018.05.013](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5.013).
- [24] 刘潇.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子研究 [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20.
- [25] 王婷. 乡村旅游中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研究 [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7.
- [26] 何昭丽, 米雪, 喻凯睿, 等. 农户生计资本与旅游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以西北A区为例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6): 61.
- [27] 刘俊, 张恒锦, 金朦朦, 等.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 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8): 1735. DOI: [10.31497/zrzyxb.20190813](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190813).
- [28] 王蓉, 代美玲, 欧阳红, 等. 文化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 婺源李坑村案例 [J]. *旅游学刊*, 2021, 36(7): 5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7.009](https://doi.org/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7.009).